

## 第二十九章 辭丹詔不涉宦海 隱桃源共作散仙

明年有旨，召生入京。生謂三婦曰：「我於朋友得松、雲二君，於妻妾得三子，於功名得上第。三者之中他人求一不能。余備有之。所不幸者幼年失怙，為畢生大恨，且喜萱花晚茂，亦得盡事親之心。『功名』二字殊非余志，只因十年磨礪，不甘默默。且不如是，無以副吾母丸熊畫荻之望。幸叨一第，願已足矣！自度非用世才，若冒昧就祿，異日碌碌無所表見，恐貽朝廷羞。昔朗磚和尚曾言，我與二友皆具山林之相。余未到繡嶺，其地先已入吾夢想之內。別來數載，雖僕僕風塵，未嘗稍置。意欲謝使者，邀二友共隱彼中，做個雞犬桃花裡。當曹之意如何？」盈盈曰：「歸真返璞，則終身不辱。君能高蹈林泉，妾獨不能作萊子婦耶？」梅、柳云：「不知松、雲二君之意若何？」生曰：「二友素懷遁世之心，量所樂從。但不識老母樂聞此言否？」遂同請命於母。母曰：「能如是乎，與汝偕隱。」

生甚喜，招雲與語，雲曰：「庶幾不負夙昔所期，正愚兄所樂從者。但吾弟甫掇巍科，寧忍舍繁華而就岑寂？」生曰：「富貴非吾志也。」遂不應召。散人夫婦聞生欲隱繡嶺，有故土重回之樂。

二子即致書松濤，招之共隱。松濤大悅，即日辭職。攜妻回裡。三子相見，各各稱慶。松引妻見生母，母謝曰：「先生為吾兒跋涉千里，老身十分感刻！然先生功名姻偶亦皆老身迫而成之。」松亦致謝。生令三婦並出見松，陸離光燦，松為動容，退與生曰：「占盡英華，寧不為造物所忌？」生笑曰：「焉知非造物所獨厚耶？」乃引松見散人。散人曰：「自繡嶺識面，一別數載。先生種種得意不可勝賀！」松曰：「疏狂蒙公錯愛，老先生切勿見笑！」翠微見盈盈，憶其父偽札謝親之事，不免懷慚。盈盈與梅、柳見之，握手甚歡，留住生家數日。

三子之志既定，各置田為祭產，付縣官勒石，歲供其先人之祀，且以時修葺其墳墓。松與生作書報山公。生復遣人持禮往梅嶺謝梅姑。雲亦附書其岳。柳與梅語生曰：「召我園昔日遇朗之所，蝶使蜂媒也當一謝！」生曰：「非你二人提及，幾乎忘了！」遂命置酒，令書帶延松、雲與散人前行。盈盈令彩蘋、彩綠捧其姑與母。梅、柳令阿姥請碧娘與翠微同至園中。

時春光正茂，紫鬥紅爭，較前倍勝。列酒於花屏前後，家童、侍女歡笑喧闐。松曰：「賞花舊事宛然如昨，混跡風塵倏忽數載。」歡飲多時，眾各起席玩賞。石生轉到屏後，呼梅、柳同到池邊，低謂柳曰：「此非昔日臨池照影，笑容相接之所耶？」因以酒酬之。翠微見之笑曰：「好不會做作！」生曰：「人貴不忘其初。我為姊媒，姊無以謝我，我不如此池！」梅曰：「待添了外甥謝你罷！」松濤亦至屏後，望見彩綠站在盈盈身旁，指以語生曰：「那便是在繡嶺晚上送書到房中的小鬟。」因呼而問之曰：「你家大官人的病可好了麼？」盈盈赧然。生曰：「托庇，久已痊可了！」彩蘋掩口而笑。

眾方歡噓，有乞丐夫婦入園求食。阿姥驚曰：「這乞兒便是當日的富豪。」乞兒認得梅、柳，且驚且愧。阿姥呼其婦問之，婦曰：「說也可憐，幾年官司口舌、人命火災撞個不了，弄到這個田地！」松曰：「我道這乞兒有些面熟，當日曾被吾一擊，何遽至此？」雲曰：「富而豪，宜其至此，此天道也！」生謂乞兒曰：「汝罪誠不可原，然吾終不汝較也！」梅、柳見之雖然快心，猶愠於色。盈盈謂梅曰：「非渠作祟，安得有痠嶺之遇？」梅含笑呼其婦近前曰：「你的好意卻不可忘。」令撤筵中剩饌賜之食。

眾人直玩賞至暮出園。紗籠夾路族擁回家。盈盈令乞兒夫婦隨至家中，謂生曰：「得全梅、柳，皆其力也！」乃予之數十金。梅、柳亦曰：「當日所賂之物得其固有，此惠不可不報！」亦各有所贈。婦得金叩謝，回家曰：「從來婦人因妒傷和，我卻因妒獲利。這等看來，妒也有用得著的所在。若不是那時節甘罵醋甕，今日這銀錢從何而得？」夫婦遂得經營度日。

三子卜日別其鄉里，攜家就道。飄飄乎如鵬鶴之翔霄漢，悠悠乎如蛟龍之歸大海。其去紅塵，不知幾萬萬里矣！既抵金壇，生恍然曰：「昔年從此迷入桃源，不識舟人近在何處？」松曰：「我曾問他，他說只在村左右。」生正欲令人訪問，忽一艇掉歌而來，乃前舟子也。松呼曰：「你不是載石船麼？」舟子停橈熟視曰：「我便是。你這位客人是那往繡嶺去的？」那一位朋友可尋得見麼？」松指生曰：「可認得他？」舟子曰：「認得！認得！這位就是這裡一夜風吹去的石相公。」生喜曰：「正要來尋你，來得甚巧！」舟子曰：「如今往那裡去？」生曰：「我們要仍往繡嶺。」遂令鼓棹並進。松問曰：「你那扇子呢？」舟子曰：「藏在船裡，新新的還不曾開摺。」生曰：「這也難得。」及到石鍾山，眾人同上山亭。見松濤前所題壁之句，皆贊曰：「狂士之筆，直與江山爭壯！」遂各和韻而下。既至之日，石生望見繡嶺，指以語眾，眾皆踴躍，各將所帶繡嶺圖取出，一時五圖並展，覺山靈生色，鬱蔥之氣倍勝平時。

舟抵賽桃源，居民聞之齊來相接。或與散人話舊，或向石生道歉。諸年少向生曰：「虧你那一年瞞了我們走了，叫我們宰了雞的、開了酒的，都等了個空，好不老實！」生曰：「盛情俱已心領，如今到這裡住家，慢慢叨擾，何如？」村中婦女擁至船邊，見眾婦登岸，爭先攜手，竟同熟識。

散人先至家，令人灑掃潔淨，引眾人入室。盈盈謂松、雲二婦曰：「茅簷草舍，見笑大方。」碧娘曰：「正以此得清幽之致！」阿姥曰：「夫人莫怪我說笑話，茅草屋裡出嬌娘，怪不得夫人齊整。」眾婦大笑，同入盈盈房內。梅、柳見壁間詩句墨痕猶新，曰：「數年塵撲，今應紗籠之。」盈盈含赧，忙令彩蘋拭去。

頃之，拈花下山來謁見。生與松各申契闊之懷，遂與雲會。眾人齊問朗磚，拈花曰：「家師猶未返錫。」散人曰：「為何這等耽延？」拈花曰：「倒不如老翁去來之速，那留別家師的尊札好奉還了。」生謝拈花曰：「室廬如故，皆上人保護之力也。」拈花曰：「蒙先生委托，敢不盡心？」舟子見拈花曰：「師父，久違！久違！」拈花曰：「你來三次了。」舟子曰：「我頭次來，道這裡冷靜。如今來一次想一次，倒放這所在不下。明日搬了來，同石相公作鄰舍罷！」雲笑曰：「俗客見來猶解愛，益信樂天之言矣！」明日，舟子欲別，生復於其扇之背面書一絕云：

瀟灑溪山迴絕塵，仙源一曲可通津。

小舟三弄桃花浪，笑殺當年迷棹人。

舟子藏扇曰：「我雖不曉得，想來都是好話。」松曰：「這扇子當留作船家之寶。」生厚贈遺之。

